

北海文史

第十一辑

文化·艺术

北海市文联的四十年

北海市，这个仅有二百年历史的滨海小镇，因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早在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中，它竟然是两广南路群众文化较活跃的中心，这种活动，无不与当时当地的政治倾向挂钩；这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活动，又差不多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前后同步开展。如果不是偶合的话。

老一辈的北海人不会忘记。左联时代的进步影片《渔光曲》、《夜半歌声》、《马路天使》……等在北海先于内地上映。大仲马名著《茶花女》改编的粤剧首次以“番装”异趣在北海舞台出现。本地戏班中拥有不少身怀绝技而名震省城的演员。节日庙会，几台戏同时开锣，座无虚席。北海人爱看戏，也会演戏。“戏剧之乡”当之无愧。芦沟桥战火使北海人的精神与物质同闹饥荒。可是不久，市内的文化人以宣传抗日为宗旨而组建的“文众剧社”与“海燕剧团”开展话剧活动，为北海戏迷们填补了精神空白。演出的大型进步话剧《夜光杯》、《凤凰城》、《回春之曲》与及假戏真做的街头剧《捉私》等，政治效果显著。它们竟然得到当时当地党政官员和豪绅名流的支持，是因为剧社中中共党员出色地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

北海早期社会文化活动以戏剧为主体的传统由此形成。

上面的多余话实不多余，没有历史的因，就没有新中国之果。

1951 年，涠洲岛解放，北海战争状态结束。原有的文化传统在新社会中以新的形式继承下来，老一辈话剧活动分子与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合流，组成“业余文工团”，在中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演出《李闯王》与《小二黑结婚》二个大型话剧，南京一支队主办，有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参加演出的歌剧《赤叶河》、《幸福山》成为解放初期北海艺坛的盛事。同时。有史以来第一个官办的文化机构文化馆的设置，把群众文化活动纳入了革命的政治轨道运行。同年 5 月，市委

宣传部领导组织“北海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由宣传部长朱聆任筹委会主任，着手筹备召开市第一届文代会。不料，首届文代会竟然经历了七个半年头才于1958年底成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以继任的宣传部长韦奇才为主席的首届文联委员会。北海市第一个专业性的人民团体宣告成立。第一胎所以难产，是因为其间经历几次政治大运动，原来筹委成员有的不是“胡风分子”便是“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1958年底，文艺界形形色色的“分子”已定性处理，队伍基本“纯洁”，至此文联诞生才成为可能。

在这之前的1955年前后时期，北海曾经有过解放初期的歌舞升平，群众文化生活并不单调，有群众自发性的交谊舞会和话剧粤剧演出活动，可是这个文化的黄金时代随着“胡风集团”出现和“右派进攻”而结束，而且使人谈艺色变！运动高潮的相对是文化低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是时髦的但却是应景的口号。文联命运不言可喻。

1961年10月，市第二届文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第三任的宣传部长陈树钰为主席的第二届文联委员会。期内“大跃进”造成的物质难关刚刚闯过，人们的体质和精神元气未复，专业(业余的等于零)文艺工作者被号召塑造艰苦朴素，劳动致富的典型人物。继之，社教运动、防修反修引爆“文化大革命”，文艺界成为重灾区。只有专业文化干部数条人枪勉强支撑门面。时势造就了市内不少的政治“宣传画家”和口号性的“作曲家”、“歌唱家”与“舞蹈家”。这些都与文联存在与否毫无关系。第二届文联档口无存，名称被人遗忘。

“史无前例”动乱随着“四人帮”倒台而结束。1979年，拨乱反正和各项政策逐步落实，为举国上下带来春息。久被冰封的文化苑囿暖回冻解。北海文艺界由惊魂甫定转而兴高采烈。思想的野马初度脱羁狂奔。“伤痕文学”一石激起了北海文艺界死水的涟漪，创作激情跃跃欲试。“国中耆宿凋残尽，劫后文章慷慨多。”是我迸发的肺腑之叹。此时，文艺界才有想到重建“家园”，与原有各个文艺协会相继恢复的同时，还新成立了书法篆刻协会，重组文联的机缘成熟了。7月，市第三届文代会在舒畅的氛围中开幕，选举产生了以市委宣传部长黄文燊为主席的第三届文联委员会，期内，在解冻春息催化之下，艺术园中百锦纷呈，创

作成果丰硕空前，美术、歌舞、曲艺、书法篆刻、摄影、文学等作品，不少跨越了邕江、长江、省界甚至国界，北海这个地名，初次给国内外的文化人留下印记。顺便一提的是，“伤痕”的冲击波终究未给我市文学界以“怯者勇生”，有之，只是小心翼翼的尝试，小说有谈庆磷、苏小玲各一篇，话剧有《假如我是真的》上演。尽管少得可怜的成果，也曾引起不大不小的麻烦，幸而再没有抓辫子和打棍子的悲剧发生了。第三届文联委员会毕竟是乘时应运的幸运儿，它无论如何为我市文艺领域起到开疆拓土，蕃植灌溉的先导作用。

1985年，我市人民甫经上年市格升级和对外开放的双庆狂欢，余兴未泯；又为当前百废待举的氛围所鼓舞，我市文艺成果也因质量不断升华而日益显示潜力，形势促使市第四届文代会于5月开幕，选举产生了以老文化人何家英为主席的第四届委员会。这届文联的特点是，改变了历届均由宣传部长兼任主席的习惯，体现了群众团体性质的还原，协会数量亦为空前仅见。个人发行的文艺专著有12人14种。美术作品还有出国赴港的。但是本届文联委员会也因种种原因，基层协会活动未能在文联有计划的引导下经常开展。不过文艺界中自觉攻关的创作热情的结果都足以为本届文联踵事增华，多少也为北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

现在，第五届文联委员会已于去年诞生。新一代的文艺队伍无论规模和素质都远非历史任何时期可比。在北海市大开放大发展的新历史时期中，预期将出现新的文化黄金时代。文艺园中繁花异卉，必将为经济戏台缀锦添采。

(本文有关文联届次均据北海市党委组织部编组织史资料。)

(1992年6月10日)

北海中学二首旧校歌

北海中学的前身——合浦县立第一中学(简称“合浦一中”)，1925年筹建，1926年挂牌招生。光阴弹指，今年是她七十周年校庆了。这所继晚清成立的“香坪书院”之后的北海最高学府，经历了大半世纪沧桑和劫难；三迁其址，易长近20多人，由最初仅有的数幢平房教室和当时堪称一流，但而今仅属“小儿科”的礼堂和图书馆，发展到现在规模，历年向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了不计其数栋梁之

材，不独直接受她春风化雨的门墙桃李，凡是受海水咸染腥熏的北海人无不对她抱有特殊感情。笔者不幸，过早地离开这所母校的怀抱，但却有幸忝在“校友”之列，故对母校的诞生、成长及其发展过程，或作掌故钩沉，或有躬亲经历。其中印象较深的便是50年前，每天都哼在口头的一首校歌了。

校歌，是学校的精神、宏旨和学生的守则，对训诲鼓舞学生奋发勤勉向学和以后立身涉世之道无疑起到启迪与潜移默化的作用。校歌歌词理所当然随时代而变，但是其格言式的劝学精神和地方特点却始终如一。原合浦一中校歌先后有二首。

第一首流行于1926年建校到约1940年前后。作词者是北海籍的老教育家、社会物望、前清庠生(秀才)包国修先生，作曲者待考。歌词是：

佗城西望珠瀛滨①，冠山②峙，屹嶙峋。山环水秀钟灵秀，学校是陶熏。俦云北海疆区僻③，男女负笈何莘莘。吾侪黽勉成国器，莫负此青春。

第二首流行于1943年至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作词者是当时的校长周胜皋先生，作曲是音乐教员黄蒸南老师。歌词是：

地号海角，史载珠还。冠岭雄峙，浩波远帆。邑庠称第一，灵秀聚此间。愿吾同仁莫等闲。为学在明德，立志作新民。毋怠毋嬉，矢勇矢勤，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吾侪互勉勗，努力赴前程。

这二首校歌作词者因时代和立场局限，字里行间不可能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涵容。但在当时校园里，有的是尊师重道、循规蹈矩和勤奋向学的“书生”气，绝少污染社会上的陋习气。当年的同学少年，至今都是苍颜华发的离退休人员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在各个领域作出了各自有益的贡献。

①佗城——广州市。珠瀛滨——北海之滨。

②冠山——冠头岭。

③俦云——谁说。这句话“谁说北海市地处偏僻之疆呢。”

(《北海日报》1996年10月2日)

太和医局门联赏释与作者陈伯陶

北海市“太和医局”是广府旅北商人于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慈善事业单位，重金聘请名医“坐局”，日常施医赠药，遇上灾荒凶年，或数九寒冬，还进行施粥施衣善举，捐人疾苦，惠及饥寒，成活无数，不愧是苦海慈航，穷人救星，很赢得社会评价和支持，美名也遍及粤省，晚清的督抚如李鸿藻、张之洞等人都有亲笔赠联，可惜尽毁于“史无前例”。所幸大门(在民建一街)榜额和对联因用花岗岩镌刻，“破四旧”时用灰砂批盖，得以完整保存，最近已清理回复原貌。

先说对联的艺术价值。

对文：太平鼎鼎媲良相

和煦蘧庐辟洞天

横匾：太和药局下款：陈伯陶书

榜联书法同是一手娴熟的北魏体，刚柔相济，内圆外方，是《张猛龙碑》与《崔敬雍墓铭》的揉合。对文体裁是“鹤顶格”，俗称“排头对”，以“太和”两字分别冠首。这种联格最为普遍，但佳作却不多见。上联大意是名医活人，着手成春，等于贤能宰相辅政使天下致治一样。鼎鼎古代烹具，与“和羹”（调味适中）相联系，均指宰相治国之功，语出《文苑精华》引唐文“鼎鼎递袭”和《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惟尔盐梅”。这联因“太”字而立意，把名医仁术与贤相政绩等同，是因为通常把名医媲美为“良相”之故。下联意为人们活动在春意融融的洞天福地之中，是上联的回应。和煦：温暖，象征春天。蘧庐：旅舍，指人们寄身于天地间，犹栖止传舍的短暂，语出《庄子·天运》注。李白《春夜宴桃李芳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是此意的化用。联中的辟字，作开创解。洞府乃道家称仙人所居。这联称颂太平盛世，与上联称颂医生的功能相呼应，立意完整，贴切而含蓄，联首二字，挪移不得·堪称北海古建筑楹联不可多见的力作。

榜联书撰者陈伯陶(1855—1930)，字象华，一字子砺。广东东莞人，是大学者陈澧的入室弟子，5岁通经史，21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第一名，光绪十八年殿试，初列第一(状元)，因试卷误一字，被压在十名外，幸得翁同和力争，改置

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和国史馆总纂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任江宁提学使，先后在南京创办实业高等学校、外语方言学堂和暨南学堂。宣统二年(1909)弃官回乡。辛亥革命后移居九龙，著述终身。1930年8月卒于九龙，享年75岁。著述甚富，以《胜朝粤东遗民考》和《东莞县志》最有价值。陈伯陶饱学识博，早躋巍科，惟思想陈腐，矢忠清朝，敌视民国。但不失为晚清时期广东的著名学者。

(《北海市志通讯》创刊号 1986年10月)

漫话《合浦县志》

《合浦县志》是一部比较著名的地方志，它最后成稿于1930年。早在1874年(同治、光绪年间)前后有凌汉和林俊辉二人曾试图编写，未竟厥业。1915年，合浦镇守使隆世储和知县陆杏林曾组织“编志局”，罗致了一批人，分工进行采访，后因军阀混战，访稿散失而流产。1929年，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委廖国器任合浦县长，授意他要编写《合浦县志》。廖到任后，即组织庞大的修志班子，自任主修，以前“修志局”局长、举人刘润纲为主编，前“修志”分纂、岁贡许瑞棠为副主编，下设参订、采访、校审，和测绘四组，延聘地方遗老耆宿一十多人分司其事，班子的成员，大多具有前清科场“功名”资历的；也有民国以后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此外，还有社会上一些义务参与的活动分子，总共不下百余人。经过一年的采访和编写，于1930年定稿。因无付印经费而把稿件搁置了十年之久。1942年“县长”苏萍生请示“专员”邓世增挪借了一笔钱，县志才草草付印出笼。这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合浦县志》。

这部县志从第一次试图编写到最后付印出笼，前后经历了三个朝代，六十多年，三番波折。这部县志凡六卷，约二十四万字，编目分“輿地”、“地方”、“建置”、“经政”、“礼俗”、“职官”、“选举”、“实业”、“交通”、“人物”、“前事”、“艺文”、“名胜”、“杂志”等，时间上始于汉，下迄宣统，范围包括今合浦、浦北和北海三县市。体例和体裁还基本能遵循“有关政教利弊、人物臧否，悉案而不断”的写志原则。

县志是《廉州府志》的缩编，取材以府志为基础，参考和徵引的史籍文献主

要有“二十四史”、《纲鉴》、《广东通志》、各种“类书”、明、清《一统志》、《清会要》；旁及私家有关舆地专著、笔记和杂录等，可谓搜罗宏富了。我们今天能够借以了解到三县市的历史概貌和文献根据，作为制订本地区各项建设规划的借鉴，从这点来说，县志确为我们留下了方便。

当然，《合浦县志》的缺陷当不在少。首先，编写班子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前清遗老，不可能不以其本能的封建主义立场和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反映出来。因此，封建纲常和迷信荒诞的糟粕可谓充斥于编次行间；资料也有不少是重复、矛盾和时序颠倒的，明显看出编辑和校审的草率粗糙痕迹；至于别字、代字、缺字等情况更比比皆是，使读者大伤脑筋，这则是其次了。

为适应四化的需要，我们多么期望不久的将来会看到各地有崭新的，更全面、完善、翔实的地方志书出版啊。

(《螺号》1982年第二期)

“生吕布”独树根退阵

“美貂蝉”华光庙毁容

1920年前后，在北海独树根发生了群众大闹戏场，抵制淫秽演出的故事。

那一夜，独树根华光庙前灯火辉煌，锣鼓喧天，万头攒动。北海名班之一“华兴隆”的台柱、有“生吕布”之称的小武金山超，与客串的女角名叫花旦娇的，正拍档上演《凤仪亭》中一出“吕布窥妆”的“戏肉”。金山超饰的吕布与花旦娇饰的貂蝉，都一齐进入了角色，演员的内心动态，通过面部眼色表现得维妙维肖，细腻逼真。演到高潮时，那“吕布”与“貂蝉”果真动手动脚，摸摸捏捏的耍起真“花枪”来了。那猥亵狎昵之状，虽私房中亦不过之！台下观众一时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忽然，一老头站起来指向台上高声斥道：“不能在大家面前做得太难看了，要做就回房去做吧！”其他观众也一齐起哄痛骂，随之而来的就是木屐、果皮、砖屑和牛屎之类凑合的“炮石擂木”，一齐打向戏台。

可怜那有“闭月”之貌的“貂蝉”，美靥上早挨了几下，变成青面夜叉，尖声怪叫的闪进了后台；可笑那“力战三英”的“吕布”却顶不住“炮石擂木”而败阵后退，“落荒而逃”。一场好戏就此告终。

原来，金山超与花旦娇一向有私，姘头演姘头，假戏真做，就格外生动活现了。他们万万没料到，在讲究文明礼貌的独树根群众面前竟落得如此狼狽的下场。

(《北海日报》1985年7月27日)

广东戏曲与北海文化传统

文艺物种与生物物种同样，须经漫长岁月与多次优胜劣汰，才能发展定型与永生。广东戏曲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戏曲与其他传统地方戏同遭冷遇窘境。“南国红豆”的物种是否会与华南虎同遭灭种厄运呢？近日，从歌舞厅已有粤剧曲艺一席地的盛况看，大可不必担忧。

粤剧是中国一大地方剧种，覆盖区有两广、港澳、新加坡、美国旧金山以及世界各地的粤语系分布区，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粤曲曲艺因为熔冶南腔北调、新老曲谱和中西乐器于一炉，故有婉转清新的格调；从而冲破语言限制自成体系，影响比粤剧更广。西藏地方的旧军乐，有些竟然照搬广东音乐曲谱呢。

粤剧滥觞于“南戏”。明末，深受昆曲影响，从至今粤剧的《六国封相》、《八仙贺寿》等老剧目和曲牌，分别是昆剧《金印记》、《牧羊记》的翻版。连工尺谱也无二致的事实可资证明。作为地道广东戏的“广腔”，在清初已经出现，但仍未脱中州音(官话)唱白的北调窠臼。从1907年开始，复经本世纪初中期的三次变革，才定型为今天粤剧曲艺的腔调和行当。

北海既是粤剧最早的传播区，又是广东“下四府”的粤剧之乡。因为：

粤剧是与当地为敬神而演戏的民俗同步发展的。佛山所以是粤剧的策源地，是由于佛山神庙多、神诞多、酬神多、演戏多和戏台多等因素造成。北海地情民俗与佛山相同，城乡酬神演戏活动殆无虚日，众多戏班的竞争，造就了许多身怀绝技的当地“佬官”(名主角)在一年一度的广州“八和会馆”汇演，都获“花红”(奖品)和殊荣，为北海人争了面子。

1854年(咸丰四年)，粤剧艺人李文茂起义反清失败，清廷厉禁粤剧，艺人逃避迫害四散亡命，北海地处下四府偏隅，成为粤剧艺人的逋逃藪和曲艺传习所，在当地种下深厚的粤剧种子。

粤剧成为城乡群众性主要的文化活动。三十年代开始，粤剧由庙堂戏转入商

品性的戏院戏，直到抗战前，北海人都经常看到前来演出的省港名班的“大佬官”精采表演，培养和提高了群众对粤剧曲艺的欣赏水平。解放后至“文革”前，北海人对粤剧曲艺钟爱的情感从未断绝。

北海人爱看戏、会看戏和善演戏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而进口的流行曲的冲击，加上青年人与传统戏曲渊源之间代沟的深隔；电视和音响设备进入普通家庭等等因素，出现本文开章所说的情况原无足怪。但粤剧曲艺并未因专业剧团久不上演而绝响。社会上自发的组合演奏、离退休人员中的“戏迷”们的演唱等活动已定期化。郊区农渔村近来频繁的酬神演戏，且不说出于何种动机，在客观上说明农村文化领域仍未受进口文化的干扰，地方戏曲文化传统已呈中兴这象。

回头印证《北海日报》6月16日《粤剧走进歌舞厅》的报道，目睹北海老戏迷们闻风而来，如“渴骥奔泉”不可抑控的情景。预想“南国红豆”的奇葩只要一遇和煦春息，必将破土萌发。然而催化生机，兴灭继绝的春息，倩谁当之？

(《北海日报》1994年7月21日)

合浦、北海的白话对联

最近各报刊和电视台征对之风甚盛，说明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生机旺盛未衰。人们多认为对对子，非深研“之乎者也”不可。其实未必尽然。略举数例，以资谈助。

除了众所周知的北海茶亭对尽属口语化之外，著名的还有廉州城隍庙一联：

为人果有良心，初一十五，何用烧香点烛；

作事若昧天理，三更半夜，须防铁铜钢叉！

寓因果报应于警劝口语之中，读之如着当头一棒！又廉州观音堂对：

有意烧香，何须远朝南海；

真心向善，此处即是西天。

苦口婆心，谆谆劝导，平易近人，孺妇皆解。合浦还珠亭对云：

孟尝何处去了？

珍珠几时飞回？

纯用提问口气，表达了人民热爱清官，求治地方的美好愿望。寓历史掌故于口语之中，技巧尤推上乘。又赵公元帅(财神)神龛一联：

只得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

何辞一身债，朝亦拜，暮亦拜，教我为难。

财神老爷的难为情，说得头头是道。此联用于财政局大门亦未尝不可。过去合浦商会曾做过有损于中小业主利益的事。某先生拟一联云：

商量几件有捞事；

会集一班无赖徒。

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又北海审判厅创始于宣统年间，有人为拟一联：

审去审来，都是穷人无理；

判生判死，出于法官一心。

一语道破旧社会法院办案积弊。民国十年，北海华光庙酬神演戏，戏台一联出于顾华峰(北海人，秀才)先生手笔。

高佬看戏，矮佬闻屁，谁不争高人一等；

忠臣恶报，奸臣善终，都少管忠胆千秋。

把角逐高下，颠倒是非的世俗常态揭露无遗，耐人寻味。

(《北海日报》1988年2月16日)

廉州公局对联

公局是清末民初设立的地方民政机构，公局委员由“民选”呈报官府委任，俗称“公局老爷”。这些公局老爷都是由富甲一方，勾结官府的所谓乡绅充任的。这些人办事，岂有公道之理！但他们偏爱自我标榜为民众主持公道的正义者。某年春节，廉州公局标一副春联，是用“公局”二字作排头的：“公是公非行正道；局中局外尽良心”。有人偷偷用笔加了两个标点，便成为“公是公，非行正道；局中局，外(读坏)尽良心”。意反而贴切，见者无不捧腹称快。

(《北海日报》1986年5月27日)